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太宗簡文

梁紀

兵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嶷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嶷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斥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為人守主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嶷無負其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主繹節度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

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
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趙彭
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晉諸王各負
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
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粲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
助之繹道人說忠曰晉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
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
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
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
救則豈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

以言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主繹與可東主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割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士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三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歡綸分軍為三道出城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捶景未艾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弄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故于

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志辭甘而動之不虞縶之
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邀倖之意
天假魏手截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尚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
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皂隸也亦皆有祿
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敘祿所以然者爲尚門地多貴
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
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
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貨受賂無有記
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
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無塗仰事俯育

昏嫁慶弔無置之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鷕鷩之不如況於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若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三老董公有見乎此

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發君而篡國則不患其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遂巡而還若有畏心不敢逐武何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秦自殺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秦有迎帝之忠而無弑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爲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秦若內歎則君若初不輕舉之爲善耶曰秦爲此固欲矯假義聲

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有弑逆之心繹紀範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爲賊所脅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爲中興之主矣

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雖居困厄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己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益昏在危迫中

或怒或嘆積憂病殆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耻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弑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修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惕怵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皇帝立豫章王棟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景以王偉爲謀逆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旣破臺城斂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及其道而匡之武帝旣出尊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宗齊梁陳所以

取國不是過矣。惟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
悅首臣賊，越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
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岳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
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苻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
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
人心數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
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

會

蕭繹以帝子介弟，摠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

武帝凶辱嗣主虐逼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靈忿安守
巢穴自圖璽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辯諸人爲之
用何也景既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
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
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計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
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勦無過舉
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
樓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
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
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
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歎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定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虫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鑿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之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

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重以亂亡毀遠者固多矣
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墜如是之久耶

元帝 緯

梁紀一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
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臣賊子
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
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
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
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
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耻乃以吟詠篇章欲脫其死
及其誅也又以一言斬己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

爲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藝以辛術爲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帝時己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湯武今乃不如相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相文宇又泰以伊周况己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

者無非至理。蓋至服之後。世慕之。此所以爲伊周也。苟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與己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爲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社。董除。捧羊。唯諾。至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本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聖門。見其笑奧。而希其步趨。偃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鬻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朓。仁於獄。使將兵拒紀。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既不能

殺反龍任之不亦逆理乎己自失道處非其據屈心俊傑
合謀圖事與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讎與同患難欲
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遷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荆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
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荆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宮主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
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旬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
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
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
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操晉宗齊梁倚為重鎮財賦兵
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為用武之國雖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
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
祖憤崩簡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糞除禘祫
修乏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
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
著第欲便其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一山河
之勢有十八百諸侯之奉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
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怒之亟王康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
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爲日又矣而元烈
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照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烈維謀泄而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
又上及其君於是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王之
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
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弄仁義指禮樂以爲
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
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喬也孰賢孔子曰
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
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以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
庸則爲己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書參治濟師蓋公其相
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
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

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氏自定此在老子書
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
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
富矣不加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而
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撥捨其餘以爲玄
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岱
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
方在漂搖陞柩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孝子近有簡又不
知監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况鄰之大國乎宇文舉師

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己有再弑之惡果出於正也書曰惟于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湯為匹夫報讎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己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為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憇之一言亦必探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為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何以安身永

年者有以生疾墜命者未嘗食之罪哉

帝為魏人所害魏人立梁主瑳為梁主資以荊州之地是為
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絕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為
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主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為蕭
瑳之援立為梁後而資之主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
然似之而非也瑳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
尊者親者有失豈為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
其死也不為葬後而王瑳兄弟三人瑳已有恨心養士畜
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瑳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
所自起忌而圖之瑳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
賢子也夫興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之可者而瑳豈其人

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方智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爲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譽也其視江南猶外符姑使爲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屢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爲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齊者僧辯告霸

先爲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
譎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虞凡
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疏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
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守出霸先屯京口霸
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
爲而僧辯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爲非霸先之譎又一
僧辯也不然爲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
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爲此狙詐不亦偉

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其宗室
諸王皆降爵爲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爲王非也曹魏後魏皆
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固以王爲卑虛
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爲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
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
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薄仲尼之法
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
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爲僭逼之勢
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空弼爲太傅大
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子謹爲大司空
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徵而

尼其迹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
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
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
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
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
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
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
設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
舛駁甚衆皆劉子駁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
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

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主麾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
所宜歸矣乃屈強于兩間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
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為霸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
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
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蘇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漢
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廡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
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為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
駕馭英雄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
服之心矣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

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狃虛之君於
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
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
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
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
中其心之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修敷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
風表鑿裁爲朝野所重少歷屯危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
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
得没于牖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仕賢才

西井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惜故大族遭罹禍故惟餘
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
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
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
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侵害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
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齟齬魏
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
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殺葉
校險者顏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忠惠爲

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豹堅牛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猪兒之於安祿山非旣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玉璫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顛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顛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素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啓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

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弃瑕無所
疑已最以爲可民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
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
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
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羣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改竊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久居權要恐不爲護所
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之愆爲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
孫弒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聽之中
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乎六四居近
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
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

倖平高歡相魏孝靜致赤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
過護反不如豈獨空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
人所師宇文泰卯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爲常不知其子
從自及也忠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新子弗克負況以
廢弒道是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是以爲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
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祗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
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器猶
徂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
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

何爲也哉爲謁獻爲祈歟日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旣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興邦固非愚主而且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旣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乎汗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序進俊又列爲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

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猶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踈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諸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舉相之召公乃俾仲相南宮

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
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
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大者然則人生可失
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殺父與君未有不
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
其免矣宇文做周建六官護旣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
馬之任果何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崩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
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官
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

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舉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赧赧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賒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陳紀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旬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滅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克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

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僇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終或曰帝王之齋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䟽封爲國格賔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蓋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治世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公是以感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公革因時矣非聖人而威
公或革豈能得其當子稱王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
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遠述曰
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公有革無時而
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
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去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爲浮夫如是矣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
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
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愆由東昏而言罪同
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
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滴薄耶何爲使洋肆

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如晉回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太密矣豈可恃哉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揚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

與演輔政國權散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為嗣君害
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為歎孤之
事其情惡矣惜之相齊主昏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
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
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
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惜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
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夕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
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為內主在昆弟中又孝友有
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
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恃歟天時之無舛即人理也以理

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卅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憚封昌衡陽王遣使迎候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滿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卅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警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待己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毅為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
王晞為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閱人多矣得志少時
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為戒則晞之說
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為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己耳
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晞則不當覆此心非惟君不
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忤乎雖然其辭要官而
不居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為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字文護使

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邦
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
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全盡
總於天官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
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
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爲爾矣

齊主初許廣長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爲太子湛心不
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
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弟當封者周公直以時言而封
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

幸王以桐葉戲封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爲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予以輔益王之誠信放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主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教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懿於亂挺非卅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肅宗疾亟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勸長廣王湛嗣位帝

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日祖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頌之推曰肅宗夫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謂子惟演也。差賢事母。母於諸弟友使從母之言。不過聽至婦發君而私之。真得孝道為齊之賢夫矣。頌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為歎。其心則孝善不疑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歎湛猶疑其欲使所親詣。雖所發而視之。既復令湛善。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為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怨。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况為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聞定。

死而甚善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况皇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欲能殺許故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善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夫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怒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與齊主操后亂禍之流血淋

灌按諸渠水良父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兒之修短則有命矣智不及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傳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嬖爲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出一軌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

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合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夫既知古矣願今之世五六年其更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五百年行饋餉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拂難行之事也且希闕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奏詔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
敵千年齊王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言而士
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
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
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
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嬖以暇豫勤費出則豐以金帛
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
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
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
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桀之爲戒太師周公釜其人也作
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

與商受醜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
般樂爲歎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
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
隕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
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
不爲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甚衆其知之
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衆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
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
是時天下四分不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爲憂也曷亦修
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

考猶不為况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漢主
帝之得失使百年唯酷嗟夫以身率人猶有不化不行
諸身而望人從己此恃強逞力者之同弊也婁太后戒諸
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為其子計復以勿殺百
年託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
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為患不得已發二十萬人
同伐齊護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覺則當謝突厥之兵乃違心
而行以二十萬衆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人之國耶或曰
項羽已歸大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
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字文與

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修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
猶當有辭况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龜勉從人爲不得已
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

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頊侍疾太子柔弱上
憂之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
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殺法卿等宜遵此
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
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
誠則當如奪嬰面辨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
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
之惡不然則蓋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矣

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毅不佞蔡景濂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逆意之憎厭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毅則首如詔者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弒之禍息矣方是時頊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實嬰乘益之爭滋爲空言如有息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

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思之謀出項子外為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了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項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項也項涕泗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殘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

騎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駮棄持才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
出下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勲俱高位俱重
而所爲不同何也何謹之履坦坦而缺之多畏也謹無
怨於人而缺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爲賢白人之所
不敢爲與所不肯爲我皆爲之怨者必衆我之爲是者爲
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
怨拂衆則人怨爲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
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
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得乎親也三王之臣
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然自文之
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拂衆爲己以刑辟劫之
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

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凶愚之入耳

高宗宣帝上 頌

陳紀

齊太尉叡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爲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父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爲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爲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受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爲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

猶晉人以壁馬假道於虞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就
留女篤得返定遠不爲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

歐陽紘在廣朔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爲左
衛將軍紘遂反詔章昭達討紘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
公道不殺劉師知閣略韓之高則華皎歐陽紘無自而反
皎紘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
之醜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被必
罷師若再三不從然後興師亦未爲晚刃不知罪己速出
忿去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慙德多矣
齊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人士參士開疾鑿云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爲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拜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爲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善必麾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其情性以狗彘自爲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

至則上而弑父弑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出於人心其可不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嘗菴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乎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

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耻也無功而受賞民斯
爲下矣失也而以爲得辱也而以爲榮似安而寄危若治
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爲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
之心爲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于宗而後
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食
天之功以爲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爲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
宰相體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奇也
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
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羣行
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日官以職

百姓樂業四夷賓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
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
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
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
人君子以簡易之道理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
之者衆而和厚原慙之人徃徃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吹
醢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
伊尹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此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
政請老則事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
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必不祿熱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之者又有弒逆之謀也一之爲甚云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弒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玉璫之及乎

周王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爲冢宰實奪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之舉以曰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蕩蕩皞皞人莫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
疑豈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
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樂書既
弒州蒲迎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
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
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鄉絕十許言而
意六七變抑揚開闢情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
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之意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
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讒言白齊王誅之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

三十一
才
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爲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
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
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
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
中書侍郎李德林蕭明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各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
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
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蓋識必不踐貴任况肯爲珽所
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
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盡乎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
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官羣小爲致治之本陸令管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爲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爲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汗囚廢爲民交結官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入才黜發寵舉治道是猶候道景於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嘉季燕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

其才辯喜其敏給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邗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
爲蘭陵人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飲所親騎相顧問之
曰王北以邗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
問計相顧曰王威聲之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
言未能退齊主酖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
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厲疾
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官室屏壙之壯無
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爲疎遠不爲戚謝絕
賓客門巷蕭條其庶幾乎耐相顧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
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顧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娑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大見委任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悉左右屬縱之臣獻替惟懼以澄清爲己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宣徃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虛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熱師友其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不稽雍瓊瑤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

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
良之用變志詭遇之賤其下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
末哉雕之爲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
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旣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旣爲裴杜
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
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
喪頌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者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
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
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虫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
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刃法斃於是反
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
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猶吹波助瀾縱風止潦故不旋
踵而弊復作又甚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諫之
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
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
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

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虫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回
元氣去穢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
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
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既行而
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飼狗婦
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
最樂對曰繫蠟於噐置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蠟一斗置浴斛
使人裸卧以爲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羣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
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爲
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爲是興師攸狙之地室家相

變以其爲匹夫匹婦復讎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爲獸也高緯不仁至此而高緯顧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係弔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作爲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經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甚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之理是以多文之春秋備書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天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宇文贇不才非特諸臣知之周高祖亦知之矣若為國家

遠也。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爲私愛所牽，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旣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執天命云者，拒諫拂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至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悅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

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
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拂有箴有勸戒德義
不修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
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
則言之敗兵失士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愆則
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
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
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共由而稷契皋伊說且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
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
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
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

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日
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
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
穆提婆高阿那肱蟻虱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
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
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諭齊臣
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
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旣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
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聖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
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

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
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
之垂子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其逋
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
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
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決
決之時不能爲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
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柔爲
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
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
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中不亦賊道乎然
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

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兜，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太子齊王爲太上皇帝。

其哉高緯小人之心，儼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羣小，恣爲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幸，脫身遁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
生致齊主啓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寬周師奄至禽
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
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道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
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
身為宰相以君誦敵罪不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
慕容仁叛孰既獲孰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
周公用刑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密
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
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
貧好用兵則民貧未作衆則民貧隋游多則民貧俗好奢
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
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
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辨多寡
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
本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